

小雅
自桑扈
至何草不黃

四

十

T435/114

10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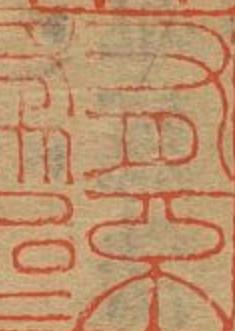
DEC. 18 1961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桑扈之什

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中研院圖書庫

桑扈

天子燕諸侯之詩序云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朱子云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祐興也交交桑扈詳小宛鶯鶯然有文章君子指諸侯胥語詞樂胥因在燕而見其有樂易之德也言交交桑扈有文章之羽矣君子溫良之度藹然可樂則自天祐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興也領頸也屏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寧屏謂之樹禮

緯云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

諸侯內屏在路門內

大夫以簾士以帷郊特牲云旅樹以蔽行道也樹所

大夫之僭禮明堂

位云疏屏刻爲雲氣蟲獸天子之廟飾

萬邦之屏言其能爲小

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翰榦也爾雅注云楨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

牆兩邊障土者屏者捍衛之使無侵擾翰者植立之使

無傾覆辟君也百辟卽萬邦諸侯也憲法也爲憲指屏

翰中脩己治人附衆威敵事也戢斂難慎也王安石云
戢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那多也毛傳云不
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朱子云古語聲懸而然也
言君子不獨爲萬邦之藩屏亦爲萬邦之楨榦而爲衆
諸侯法焉然其功雖高守之以謙戢焉而收斂難焉而
謹慎其受福能不多乎

兕觥其觴吉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觴角上曲貌思語詞柔和也此二句是君臣情洽
分無所拘意彼彼諸侯也交交接也升降酬酢是也敖
傲通言今觴然之兕觥酌思柔之吉酒上下可相忘矣

言曰。經傳。卷之四。鴻臚。然君子居之以敬。交際之間。絕無敖慢。德盛如此。萬福不來求乎。首章言其德之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之足以統人。三章在國德盛而獲福也。各章末句俱是禱詞。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

諸侯所以答桑扈也。輔廣云。上之禱下。則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但極其頌禱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其意以前二章言。

鴛鴦爲交萬物有道。後二章言乘馬爲自奉養有節。朱子云。此序穿鑿尤無理。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鴛鴦毛傳云。匹鳥也。古今注云。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其一思而死。故謂匹鳥。雅翼云。雄名鴛。雌名鴦。好以頸相勾。其大如鷺。其質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至尾。尾翅皆黑。今婦人飾五采有纓者。鶡鶉耳。亦鴛鴦類。其色多紫。李白詩。七十紫鴛鴦是也。埤雅云。鵠好外反。鴛好內思。說文稱鳳爲鵠。鵠鴛類。鴛思是也。畢小周長柄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君子指天子。萬年是永久。

意福祿是已然者、只重萬年宜者、凡物相宜適當、乃成相聚、不則判然散矣、言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也、有不一而足之意、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興也、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張載云禽鳥竝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然詩只說戢左相依、防患句不用遐遠也、卽所云萬年也、宜字同上、言鴛鴦在梁則必戢左翼以相依矣、君子萬年必與遐福相宜也、黃佐云上章言福祿竝得此言自然必得、蓋與自然而戢者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興也、乘馬四馬也、摧毛傳云莝也、秣毛傳云粟也、釋文云穀飼馬也、艾養也、此及下章興同首章、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興也、艾之謂君子萬年皆安富尊榮所保定也、福祿字實、艾綏字虛、君子萬年皆安富尊榮所保定也、福祿字實、艾綏字虛、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頰弁

燕兄弟親戚之詩、序云、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朱

子云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時之類是也

有頰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旣旨爾殽旣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旣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劉瑾云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述宴時實事其體屬賦而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比頰

著弁貌弁皮弁也正義云爵弁士祭服韋弁卽戎冠弁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薦爾雅云寓木宛童郭璞云寄生樹圖經云是鳥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女蘿松蘿也毛傳以爲卽兔絲非是辨見鄘風桑中薦蘿施木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懌亦悅也言有頰然戴弁者何人酒旨殽嘉與此燕者豈異人乃兄弟而匪他也兄弟之親如薦蘿施于松柏固結不解惟其情相親故向未見而憂今旣見而

喜矣。陸羽明云。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喝起在燕者爲兄弟。特伊何豈伊。聲相應似興體耳。

有頷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旣吉。爾殼旣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蕩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惄惄。旣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箋云。猶伊何也。期詞也。惄惄憂盛滿也。臧善也。得叙天倫之樂。何善如之。

有頷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旣吉。爾殼旣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

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朱子云。謂母姑姊妹妻族也。爾雅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母之兄弟爲舅。母之從父兄弟爲從舅。妻之父爲外舅。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兄弟爲甥。姊妹之子爲甥。箋云。稷雪也。爾雅云。雨霓霓爲霄也。同消雪。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朱子云。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欲及時相親愛也。君子兼兄弟甥舅言。樂酒二句。俱是勸君子一維字。見自宴而外。凡事皆置度外也。

頌并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

燕樂新昏之詩。

首章未至而望之切。二三四章既

至而樂之深。末章又舉始終言之。通詩重在德上。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
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間關設牽聲也。牽从舛車軸頭鐵也。見邶風泉水
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乘車變美貌季女女
之少者逝往也。德音善言也。括會也。言間關然設此車
牽者思彼變然季女乘車往迎之也。匪飢而若飢匪渴。

德音來括之當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鶴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
無射

興也。依茂木貌平林林之在平地者鶴雉之別名陸璣
云微小於雉走而且鳴色如雄雉尾長頭有肉冠冠上
聚毛長數寸正義云以雉有耿介之性興碩女有貞專
之德辰時也是嫁之及時碩字自德上見之譽豫通悅
也。卽韓姞燕譽之譽爾卽季女也。射厭也。言依然平林。

則有鶡之集矣此及時之碩女則令德來配而教我矣用是燕飲譽樂悅慕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殻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

賦也式飲合巹而飲式食同牢而食三雖無不重謙美之之極而無以爲情但覺物輕德薄耳庶幾冀望之詞雖無德句與令德來教相應自慙雖無德而獲令德之教不覺樂意之形故式歌且舞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觀爾我心寫兮

興也柞卽唐風之柂湑潤澤貌鮮少也碩女世所鮮有我得觀之心憂傾寫矣寫卽寫其飢渴之懷朱公遷云託言因有所事而見可喜之物遂以爲喜見新昏之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調和之意爾新昏季女也此舉始終而言四牡騤騤是往迎之初覲爾新昏是成禮之後以二句興四句言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潘恩云若飢渴而不傷極燕喜而不淫關雎之後吾取車輦焉

車華三章章六句

錄雅詩皆君德時政新昏之歌似不得入序云大夫

刺幽王也棄姒嫉妒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
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青蠅

刺聽讒之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首章青蠅君子竝言是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青
蠅讒人對言故屬興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陸
佃云首赤如火背若負金懷蛆繆利喜煖惡寒樊藩也

說文作𦵯从木枝交也卽今之籬屏豈弟樂易也君子
謂王言青蠅飛聲營營然亂人聽者也今止樊矣讒言
反覆惑人豈弟君子其嚴絕之無信哉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興也棘言爲樊之物下榛放此罔極謂深險變幻無所
底極交亂者交構以成亂四國四方之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二人謂君與見讒之人也讒人
未亂四國先構二人察於始而早絕之可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媢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朱子云毛氏序曰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當從韓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殼核維旅酒旣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旣設舉觴逸逸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此章是射飲次章是祭飲飲之始終皆善者若第

三章初筵溫恭則始未嘗不善而終繼以亂矣此章射飲毛氏以爲燕射鄭氏以爲大射按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詳鄭風大叔于田三射之禮皆有飲酒但賓射燕射因享燕而射意止于娛賓大射是將祭而射意專于擇士飲酒特其中之儀節耳此詩言因射而飲則射乃大射也筵席也正義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筵席通也初筵初卽席也正義云射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也左右謂筵上左右之人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殼豆實也菹核籩實也桃梅之屬旅毛傳云陳也和旨酒調美也偕威儀齊一也以上是未射時事鐘鼓旣設箋云將

射改縣也。朱子云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劉瑾云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于學宮先一宿各縣鐘磬鼓鋪于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禮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參酌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鐘鼓旣設之義耳舉觴舉所奠之觴爵也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旣醉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以大射禮考之其禮以宰夫爲主人君子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莫敢抗禮也初主人獻賓賓醉主人次主人獻公

蓋其意原以此詩爲燕射而引大射事以互証也抗張
也按大射前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此將射抗
之者鄉射禮雖張侯而以事未至不繫左下綱中掩東
之至將射以司正爲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
左下綱大射禮亦當然也所抗不止大侯舉尊以該卑
也張施弓弦也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遠
言之耳大射儀旅酬之後納工歌鹿鳴管新官畢司射
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鍛於附右巨指鉤
絃自阼階前日爲政請射卽所謂弓矢斯張也以句在
射夫旣同之前知爲司射之弓矢非射夫之弓矢也射

夫旣同比其耦也比者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大射儀司
射請射之後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言大夫
與大夫不足則士侍于大夫與爲耦也乃比三耦三耦
俟于次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
射及三耦卒射復比衆耦此所謂射夫旣同也然三耦
乃諸侯禮若天子則六耦以諸侯爲之大司馬大射則
合諸侯之六耦是也或諸侯不足亦當取足于卿大夫
也此旣同與車攻之旣同不同彼以人衆齊集言此以
藝能相近言獻猶奏也爾況指與射之人發發矢也各
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的質也侯中所射之處爲質祈求

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大射儀三耦取弓矢于次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命曰毋射獲乏也獲者毋獵獲從旁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爲獵更也更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官偃旌以商謂以磬聲代發矢節獲而未釋獲三耦卒射亦如之三耦初射之後乃設福器受矢上耦取矢復射司射請釋獲于公公許司射命日中離維綱揚觸相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命中三侯皆獲復進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釋獲者實入算于中盛算器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箇釋一算若有餘算則反委之俟三耦卒射然後公及諸公卿大夫相

繼卒射于是司射視算釋獲者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于是司射者命設豐豐似豆而大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奠于豐上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于豐下遂揖而下不勝者先降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如三耦凡飲酒主賓勸酬必拜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

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也言有因射而飲者賓初卽席左右有序設核列陳酒旣調美飲無後先此未射而飲也設鐘鼓于堂下以避射位舉所奠酬爵逸逸然交錯以徧此將射而飲也迨大侯抗弓矢張三耦衆耦旣比各奏發矢之功其心孰不曰我將發彼中旣以祈爾飲豐上之爵此旣射而飲也一射飲開始終有儀如此使飲酒者皆如射飲寧有過乎

籥舞笙鼓樂旣和奏蒸筭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旣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大射擇士與祭故此言祭事籥舞秉籥而舞文舞也劉彝云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蒸筭衍樂也烈祖功烈之祖治合也百禮事神之衆禮自迎神至送尸禮多至百也以洽百禮以樂之節奏合于禮之次序也旣至言無不到之禮壬大林盛也壬者規模之大林者節目之詳正是至處爾主祭者嘏箋云謂尸與主人以福也子孫與祭之同姓者湛湛然樂也各奏爾能箋云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薛志學云子孫皆湛焉無勉強而樂于獻尸以展將事之能賓與祭之異姓者載則也仇箋云讀曰斟挹挹取酒也室

人箋云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正義云特牲注曰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于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又箋云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此二句不平言賓手挹酒將以進之于尸而賓之室人復酌爲之加滿其爵耳蓋異姓中只有賓客獻尸無室人獻尸禮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時時祭也此二句緊連上只就賓客獻尸說言又有因祭而飲者籥舞樂之容笙鼓樂之聲樂旣和奏以衍樂烈祖與百禮之次第相合百禮則無不盡而有其大復有其盛禮樂明備如

此先祖來格錫以純全之福此主祭者旣獻尸而尸醉卒爵矣其同姓之子孫湛然而樂無勉強之意各酌獻尸尸醉卒爵以奏其將事之能此子孫之飲也其異姓之賓則以手挹酒佐食助之酌彼康爵獻尸尸醉卒爵以奏爾時祭之禮此賓之飲也一祭飲間始終有序如此使飲酒者皆如祭飲豈不善乎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賦也溫溫和柔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舍其坐遷

舍其本坐而遷徙也屢數也舞如以舞屬客之類戲也
偃僂軒舉之狀以上二句正所謂幡幡也抑抑慎密也
趙一元云反反抑抑謂在未醉時尚能矜持然與初卽
席之溫溫已不同矣必必媯媯也秩常也言射祭之飲
其善如此奈人之非射非祭而飲者則不然初筵亦溫
溫恭敬未及於醉威儀猶反反顧禮既醉則威儀輕數
舍坐遷徙屢舞軒舉不復向之反反矣未及於醉威儀
猶抑抑慎密既醉則威儀媯媯不復向之抑抑矣是曰
既醉昏然不知飲酒之常禮也非始治而卒亂者乎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飲飲是曰既醉不知

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茲受其福醉而不作
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此章申言其亂而終悔之也號呼也呶謹聲也亂
我籩豆與首章有楚相應飲飲傾側之狀卽尤通過也
側傾也俄傾貌僂僂不止也既醉而下是歎悔之詞伐
害也箋云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
伐其德也言不特此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口容不謹
矣亂我籩豆屢舞飲飲身容不正矣是曰既醉不自知
其過也且側弁俄倾屢舞不止愈益肆矣既醉而出則
賓能節飲益彰主人能善是燕乃茲受其福醉而不出

以至喪儀如此是害其德也。凡飲酒所以甚嘉者以有
令儀耳。至此何嘉之有。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
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吉
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朱子云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懈倦失禮
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按鄉飲酒鄉射皆云相爲
司正燕禮云射人爲司正大射云擯者遂爲司正呂祖
謙云淳于髡說齊威王日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
史在後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立之監卽

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者也佐之
史卽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錢天錫云
一察一書相爲副貳謂之佐非謂監所不及史則書之
也式勿以下皆不醉者意申事欲以告醉者而不得式
發語詞謂告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由理所當由曲
醉之言言從酒中出者也羖牡羊之大者童未成羊也
羖有角而童尚未角童而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
葉朝榮云飲酒間動容之失固非而妄言之得罪於人
尤甚故上就威儀言此特揭言語而深告戒之也識記
也言凡此飲酒之人有醉否之異故立之監史以防醉

者然正有非監史所能防者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大急乎爾不當言者勿言不當從者勿語苟醉而妄言將罰女出無角羖羊矣女飲至三爵已無所記矧又多飲宜其昏亂此我所欲告者而奈醉者之不可告何飲酒而使人恥之如此可無戒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

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序云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自樂故君子思古

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言在在者詩人自爲詳審之詞頌大首貌鎬一統志鎬京城在咸陽縣西南豈亦樂也飲酒君燕臣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游泳適其性則有頌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據上游以制六合莫犯耶居是以明良胥慶豈樂以飲酒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興也莘長貌飲酒樂豈反復成章非有異義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貌藻在內蒲在外藻興鎬京那居合天下說言魚在在藻依于其蒲得所處矣王在在鎬四方無虞垂拱而理不有那其居乎是以有今日飲酒之樂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

天子答魚藻也序云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說者謂此舉火戲諸侯事然詩無諷刺意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興也菽大豆也箋云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正義云鼎煮牛取骨體置于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盛于銅謂之銅羹君子諸侯也興意四句止盛物必有器待臣必有禮路車朱子云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周禮五路惟玉路不以賜其餘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革路封四衛木路封蕃國乘馬駕路車者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俱詳豳風九章九章初一龍而八黼九黻玄袞及黼者舉始末以該中間不曰及黻則取便韻陳櫟云上公九章其服用袞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詩人取錫予之至厚者言耳

言采菽采菽必筐筥盛之矣君子來朝將何錫予以致吾愛悅乎雖無子之則有路車乘馬此外又何予之則惟玄袞及黼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

騶載騶載駟君子所届

興也首章繫言來朝而歎于錫予之薄下皆詳言其來朝之敬以見錫予之宜厚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泉正出者從上出芹楚葵也潔白有節其氣芬芳周禮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免醢淠淠動也騶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載則也騶外兩馬駟兩服兩駟也届至也言觱沸

檻泉有芹生焉則采之矣君子來朝有旂建焉則觀之

矣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是也鄭泉云稱諸侯之儀衛者見謹飭之度寓其中不徒以文物之盛也此章有喜其至止之意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緑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

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脰本曰股邪幅箋云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脰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正義云邪纏于足謂之邪幅左傳云帶裳幅烏昭其度也此二句輕凡覲君皆然芾爲膝衛謹拜跪也幅以束脰利趨走也交交際也緑緩也此句重

敬所形也。下文予命福祿皆此匪紓所致。予褒予也。朱公遷云。小心以上交而得君心所許。予有許予之心。斯有錫予之實。命寵命也。如首章之錫予。皆是按觀禮事畢。賜車服之時。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西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此所謂天子命之也。申重也。始終不替之意。言君子既至。服芾幅以見天子。交際之間。恭敬齊邀。不敢緩緩爲天子所取。予得君心矣。是以樂只君子。天子則以車服錫命之樂。只君子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有謂福祿卽予命。

出自天子則爲命。臣下受之則爲福。然首章方以爲薄。此下以爲福祿。且以爲萬福。似又以爲厚矣。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

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蓬蓬盛貌。殿鎮也。正義云。軍行在後。日殿。取鎮重之義。天子之邦。王朝也。章庚云。來則增重。王都歸則藩衛。王室故曰殿。天子之邦。萬福極言福之盛。同聚也。乎平辨治也。辨則不雜。治則不亂。總是威儀整齊之意。左右諸侯之臣。所謂追琢其旅也。興意六句。止言柞得天澤。地氣之厚。枝長而葉茂。君子有上交匪紓之敬。殷邦。

而聚福其左右之臣亦威儀辨治相率以從何莫非君子之敬也

汎汎楊舟綿纏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
腕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興也綿縷也大索也纏維皆繫也葵揆也天子揆度諸
侯之心而深信之也見其得君心比天子所予更深腕
厚戾至也以纏維二字興葵腕二義言舟不定者必纏
之又維之諸侯可喜者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腕之且其
觀君之心發於自然優游至此無勉強之意侯之可美
如此而所予止車服之常能無歎哉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

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
是詩也序九族者父族四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
弟叔伯母族三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族二
妻之父族母族也故詩曰兄弟昏姻兄弟父族也昏
姻母族妻族也

騤騤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騤騤調和也翩反貌弓體往來以興九族之親王
若親之則內附不則離叛矣胥相也遠暗指信讒言謂

和之角弓弛之則翩然反矣此兄弟昏姻當以恩親之無使相遠可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微矣

賦也首章興其當篤於親此章以下則詳其疎親信讒之失也爾爾王也言爾乃民之表爾既胥遠民將以爲可遠而然之矣爾既以遠爲教民將如爾之遠而微之矣然是意向微是作爲其應甚速不可不謹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渝

賦也令善也綽綽寬也裕饒也綽綽有裕言厚之有餘也

也渝病也言王以遠爲教則此善兄弟情本厚也其仁

矣朱子云蓋指讒已之人而言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賦也民之無良所謂不令兄弟也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已終也言交渝之民各據一方以相怨不能平觀於物我甚至傾人取位受爵而不知遜讓亦意以爵可長有也不知交傾互軋同歸於亡而已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餧如酌孔取比也餧飽孔甚也此章三喻上二句喻不量力下二句

喻不知足皆終受爵不讓之意言受爵不讓者如老馬
憲矣反自以爲駒不顧後之不勝任也旣不勝任當知
所止如食多宜飽矣如酌取已甚矣顧攘取不已旣不
量力又不知止也郝孔昭云肩重不顧必至敗轍旣飽
求食必至潰腹旣醉求飲必至濡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比也毋字貫二句猱說文作麌云貪獸也一曰母猴似
人陸璣云獮猴也楚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猿
其鳴噭噭而悲朱子云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君子
小人以位言塗泥附著徽猷道屬附也言爾以遠爲

教民遂交相病如此則爾毋如教猱升木將放縱無不
至矣毋如以塗附塗且相著不可脫矣君子若能親其
骨肉有善道化下則小人效之皆連屬相親矣

雨雪瀌瀌見晛日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此也瀌瀌雪盛貌晛日氣也居居此位式居者使安于
此也婁屢同言讒本易止如雨雪雖盛見晛則消矣爾
不肯貶下而遺棄之使居位更益長慢耳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浮浮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
見采芑髦書作臯牧誓云及庸蜀羌髦微瀘彭濮人如

蠻如髦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言讒不難止宜遠之以善俗今王聽讒使之相渝相怨絕無遜讓之風則中國禮義之教盡矣不如蠻如髦乎我用是深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莞柳

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序云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極焉

也

有莞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

極焉

比也莞茂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蹈言威靈可畏也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謂頓足怒厲不安靖之貌暱近也俾使也假使也靖安也諸侯相率來朝所以安王室也極至也言莞然茂盛之柳行路者豈不欲就止息但上帝甚威靈禍福不測勿自暱就之也使我往而事之以靖王室必將極所欲以求我所以寧不往也無自暱汎指人而言末二句方以已言

有莞者柳不尚暱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

邁焉

比也暱息療病也近主足以病已邁過也求之過其分

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

凶矜

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何臻言王心轉側無常不知其所居居猶徒然也言鳥飛有所至王心則無極然則予何能靖之求有不繼譴責遂加徒自取凶禍而可

矜耳

蕘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歎惜之也或謂此亂離後作則東遷後詩也朱子云厲王流死後都邑豈能如舊何必東遷之後乎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首章言都人之美而致願見之思下皆承其願見不可得而思望之不已也彼時也都周西都人士猶云男子兼貴賤言黃黃狐裘色也其容不改箋云動作容貌有常也章文章也衣服容貌言語三平以下每章錯舉一二徐光啓云作者于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其

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周鎬京望瞻望也言彼
盛時都邑之人士服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旣有常言語
又有文章當此時而斯人行歸于周豈不爲萬民所瞻
望乎久慕忽見如昔出而乍歸也

彼都人士臺笠縷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
不說

賦也臺見南山有臺臺笠以臺皮爲笠所以禦暑雨縷
撮縷布冠也正義云玉藻始冠縷布冠自諸侯下達冠
而敝之今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
服委貌因而冠之箋云臺皮爲笠縷布爲冠儉且節也

君子子女而有君子之行者猶云女士也舊云都人貴
家之女則非兼貴賤言矣綢密也綢直皆指髮言多而
不局曲也如髮猶言其髮有如此者言彼都人士夫須
爲笠縷布爲冠彼君子女綢而且直有如其髮我不見
此儀容之美令我不悅也

彼都人士克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
苑結

賦也琇美石也琇實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尹
尹氏也世爲周公卿吉讀爲姞左宣三年鄭石癸云吾
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箋云

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也徐常吉云克耳秀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苑毛傳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遇

賦也帶大帶也厲毛傳云帶之垂者帶之垂名爲紳厲是紳之貌卷髮鬢旁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蠶蟻蟲也尾末捷音虔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通俗文云長尾爲蠶短尾爲蟻陶隱居云雄者蟻人痛止一處

雌者痛率諸處穀樹立差適行也今不可復見也得見願從之遇矣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賦也伊箋云辭也帶則有餘禮大帶垂三尺旗箋云枝旛揚起也言士非故垂此帶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髮於禮自當有旗也今我不得見云何不盱目而望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

婦人思其君子也。序云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云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絅。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徐光啓云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託言。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箋云王芻也。郭璞云卽葵。唐本草注云葉似竹而細薄。生澤畔。荆襄人煮以染黃色。兩手日射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言綠易得之草。終朝采之而不盈手。憂思不專於事也。自君子之出。予髮常曲局。予其歸沐以待之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賦也。藍染草也。爾雅云歲繖馬藍。疏云今爲漬者。衣蔽前謂之襜。五月六日箋云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詹瞻同期。五月歸六月猶未見也。

之子于狩。言叢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此下二章皆預擬之詞。之子謂其君子于往也。叢弓是叢以待用。非射畢而叢。綸合絲爲繩也。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我則爲之叢其弓。欲往釣。我則爲之綸其繩。皆所樂爲矣。只擬相助。勿露欲與俱。下章則有從意。其釣維何。維鯈及鱉。維鯈及鱉。薄言觀者。賦也。言所釣維何。有鯈焉。有鱉焉。此鯈鱉之美。予將往。

觀以相樂矣其如未歸何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

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輓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序云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黃震云。詩中明言美召公。序乃以爲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庵之去序耶。鄒忠胤云。此詩與崧高相表裏。

芑芑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興也。芑芑二句。見曹風下泉。悠悠遠行之意。謝在周南。

故曰南行。召伯召穆公虎也。勞之謂撫循。勸勉恤其飢渴。慰其勞苦也。以陰雨能澤物。興召伯能撫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任者也。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車也。集成也。言召伯勞我如此。能不勇於從事。凡我之衆有負任者。有推輶者。有將車者。有服牛者。必同心共濟。使是行之事既成後可云歸耳。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旣集。蓋云歸處。賦也。徒步者。御御車者。五旅爲師。五百人爲旅。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箋云嚴正之貌。蓋周備整齊之意。謝申伯所改封國也。互見王風揚之水。申申謝相近。功工役之事也。謝功該得廣。凡城郭宮室土田水泉等皆是。下章以水土所繫特重。故抽出言之。營治也烈烈。威武貌猛於趨事之狀。征行也。言謝功肅肅嚴正者。由召伯經畫之有道也。征師烈烈。爭先者。由召伯以撫循爲激勸成其烈烈也。

原隰旣平。泉流旣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謝枋得云。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箋云。召伯營謝歸之日。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

喜見君子之詩。序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云。此非刺詩辭意與菁莪相類。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旣見君子。其樂如何。興也。隰下濕宜桑。阿美貌難盛貌。隰桑枝條阿阿長美。

其葉又茂盛此與下章以可喜之物爲喜見君子之興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徐光啓云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
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我所能抑遏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旣見君子德音孔膠
興也幽黑色也葉茂故窈然黑色膠固也君子非德不
言無言非德甚足膠固乎人也此以桑之茂盛興君子
與已之固結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何同謂猶告也言我心誠愛君子未見而欲言
藏之若無可言者則此愛何日忘之耶凡人之情必有
所舒而後可自己今吾愛之而吾自知之故不能忘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

幽王娶申女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申后作此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詳陳風正義云漚之柔韌
名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之子斥幽王我申后
自我獨單也言白華欲漚爲菅則必白茅爲束微物猶

相須也。何之子忍於相遠。俾我獨處耶。朱子云。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幾。不必於二句下。更云夫婦相須。亦猶是也。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卽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言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遇之。子之不圖恩恤。不加乎。不圖卽就無微不被說。

澆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澆流貌。一日水名。浸本作寢。漸漬之義。碩人謂幽

碩人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卬我烘燎也。煁毛傳云。炷。音竈也。正義云。炷者。無

釜之竈。然火照物。若今火爐也。言美木而爲燎燭之用。用失其宜矣。碩人所爲如此。使我憂思。至於勞心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慄慄。視我邁邁。

比也。子指王。慄慄憂貌。邁邁行不顧貌。言宮中擊鐘聲。聞於外閨壺。失德天下。將無效尤乎。念子憂心。慄慄宜見。憫恤而王視。我邁邁不顧。何哉。

有鶩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鶩毛傳云禿鶩也押雅云性貪惡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啗蛇青色梁魚梁言鶩鶴皆以魚爲食然清濁有間今鶩反在梁鶴反在林皆非其所處矣碩人所爲如此實勞我心也鶩

鶴只大槩說不必泥人養意

鶩鶩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鶩喻幽王鶩后自喻言鶩鶩在梁必戢左翼以相依匹偶竝棲不失其常如此之子乃不善始終不一也有扁斯石覆之卑今之子之遠俾我疵兮

比也扁卑貌疵病也言有扁然而卑之石從而履之已亦卑矣之子遠棄我我爲之子惜俾我疵也劉瑾云夫婦所以相配寵賤者以配己則己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此意

白華八章章四句

絲蠻

同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此爲鳥言以自比首四句微賤勞苦之比下四句

思有所托之比皆就鳥說。縣蠻鳥聲以其聲之微而不
絕如縣不可解似蠻也。丘阿曲阿也止非得所止乃倦
飛不得已而然也。大學傳稱知止乃斷文取義與此不
同教誨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後車副車
也謂亦命也。言綿蠻然之黃鳥止於丘之阿欲前不能
蓋道遠而不勝其勞矣。所望有力者接引念其飢渴而
飲食之開其愚蒙而教誨之憐其困憊而命從車一載
之耳。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丘隅丘角也。縣蠻然黃鳥止於丘角而不能前我
豈敢憚行但畏道遠而不能趨耳。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旁也極至也。國語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章庚
云周之盛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日振窮四日
恤貧五日寬疾豈有如詩所思者乎可以觀世變矣。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

此燕飲之詩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瓠葉新生可爲菹君子謂王自歌工

而指主人非主人自言也嘗指酒言與獻酢疇一例言幡幡然甘瓠之葉采而亨爲菹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清瓠葉酌而嘗之物雖薄而必與賓共之矣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去毛曰炮加火日燔主人酌以獻賓日獻賓既卒爵而酌主人曰酢主人既飲酢爵又酌而先自飲復酌而進於賓日疇各章君子有酒下俱入有兔意謝枋得云瓠葉爲菹不必嘉

蔬一兔爲殷不必異膳先王燕賓客貞德實意而已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賦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醺之

賦也嘗之總言之獻酢疇則以次而詳言之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

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

朝矣

賦也漸豐本作巘高峻也漸漸高石悠遠山川序所歷
險阻遠道武人將率也不遑朝無朝旦之暇也山川二
句一套事不宜以維勞總承觀次章可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
出矣

賦也卒卒同崔嵬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可盡
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
他矣

賦也蹢蹢烝衆也張載云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

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離麗也謂
相附也畢見大東俾使也滂沱雨盛貌胡一桂云畢星
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豕涉波爲已
然之雨月離畢爲將然之雨一說豕涉波月離畢皆將
雨之驗烝進也豕性喜雨天將久雨則豕進而涉水波
白蹢尤躁進者故先進焉朱子旣皆以爲將雨之驗又
引張說者存二說也言不獨險遠之勞旣逢大雨又有
雨徵武人東征惟雨是憂尚暇及制勝之事乎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若之華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憂亂自傷之詩

苶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苶陵苶也一名紫歲圖經云陵霄花也藤蔓依木
廷引至巔而有華其華黃赤夏中乃盛雅翼云此華亦
彌絡石壁不可仰望露滴日中失明芸黃之盛也言苶
華芸然黃盛矣然華色雖榮不久凋謝我之僅存而終
不保心之憂矣維其悲傷矣

苶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青青盛貌此與上章傷世亂之不能久存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牂羊牝羊也爾雅云羊牡紩牝牂墳大也言牝
羊本首小今羸瘠首大設罟本取魚今罶中無魚水靜
見星物產凋耗如此人苟得食足矣安望飽哉

苶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而作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則是禽獸其民
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將亦行也言草衰則必黃茲何草而不黃人勞莫

詩經廣雅卷之四
如行茲何日而不行但見萬民無不從役何人不將以經營四方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玄旣黃而玄也矜鰥通言何草不變爲玄何人不棄其室家哀我征夫獨非人民乎卽起下二章意

匪兒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循彼空野兕虎所宜征人如此則可哀矣

有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蕘尾長貌幽草草中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棧車毛

傳云役車也春官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車不

息豈性所欲哉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革輶而漆之役車方箱載任器以供役然役車亦名棧車同無革輶故也言狐在草莽其性宜也棧車行道不

西草木黃四章章四色

毛人如虹出西東矣

息豈并也若始

車同無革轂其卦直也發直亦道不
革辭而然文變車之遂造其器以能受然亥車亦存辭

